

长篇小说选刊

21世纪  
新经典文库

# 青木川

叶广岑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---

# 青木川

叶广芩 / 著

---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木川/叶广芩著. —成都:天地出版社,

2017.7

(21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73-5

I. ①青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8336号

## 青木川

---

出品人 杨政  
著者 叶广芩  
责任编辑 杨露  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 
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 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---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 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  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[tiandicbs@vip.163.com](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)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14.25

字 数 306千字

定 价 39.8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73-5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(028)87734639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(010)67693207(市场部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浩荡的民族新史诗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

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：“‘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’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、民族、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。改革开放近40年来，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，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，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。”

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，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，也是作家、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，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“史诗”的一种文体，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在中外文学史上，无论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，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，

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、情感及其变迁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新兴的“人民文学”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，并在建国初的“十七年”中进一步发展，赵树理、柳青、丁玲、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，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。新时期以来，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

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。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（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）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。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，不仅在国内流传，而且跨出国界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。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，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、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，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。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，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，披沙拣金，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。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，一部流动的文学史。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，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，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

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。

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，辑成“21 世纪新经典文库”，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。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，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，勇攀高峰，努力创造“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

## 测度人心的秘密

吴秉杰

《青木川》的故事有其地、其事、其人。叶广芩把自己的小说写作置放到一个难度上了。她要倒转脚步穿越五六十年的光阴，把青木川的往事写成一部不免虚构的文学作品。人们对于把久远的历史改编成故事，心理上会宽打几分；当事人或主人公的后人们还在，具有“现实性”就不同了。《青木川》的第一页，“魏富堂是在1952年春天被人民政府枪毙的。枪毙他的时候油菜花正开……”最后一节，魏富堂平反，墓冢的令牌碑上刻上碑文，大致说明了他的一生。这年头，平反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来，并不稀奇。不，《青木川》并不是写魏富堂政治上平反的是非曲直的故事，它是来寻找故事的。寻找故事背后的因素。测度人心的秘密。这是这部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叶广芩要在青木川发掘一口深井，这井往下看黑咕隆咚，意味着遗忘；透入一些光线，或许能看到几

片枯黄的树叶，一圈泛绿的苔藓；再把沉积的淤泥挖出，便可能见到慢慢汪出的清水。这是一口叫作记忆的深井。

人们总是记住想记住的，忘记想忘记的。大宅院门口台阶上的几位“众议院”精英忆及当年一幕，便有差异。颇有几分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谈玄宗”的味道。记忆还受自己的意志、愿望与要求的影响，如公审批斗对魏富堂的一些控诉，郑培然矢口否认自己当时刷过标语，冯明数十年的疏忽遗忘和晚年的忆旧等。一种记忆有时能覆盖另一种记忆，革命记忆有时就取代了一切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，过去的生命都只能存活在记忆中了。记忆差不多就是我们唯一的精神的财富。《青木川》中冯小羽就是到这片土地上来收集历史记忆的人。

魏富堂1924后开始当土匪，拉起队伍，免不了打家劫舍、霸占土地、贩卖鸦片种种恶行。后来枪毙则是由于受反共武装的栽赃连累，青女的揭发及早年与满手血腥的土匪头子王三春的关系。可他也有另一面，在青木川保境安民，架桥修路，种植鸦片而不让本地人抽鸦片，又资助青木川农家子弟上学。魏富堂一生的变化都与他先后娶的五位夫人和接触的女子有关。朱美人约束他不杀穷人，不杀无辜；西安进士门第的大、小赵让他受到了大山外面现代文明的冲击；最后的谢静仪校长则推动他修建学校，重视教育。谢静仪是他最心仪与崇敬的人，一位西语系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位民团司令成为知己。魏富堂出资的学校中西并蓄，既有孟子“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的校训，又教授英语。他甚至用枪逼着家长把孩子们送去上学，又把听学生朗读英语作为自己的一种文化享受。《青木川》之所以成为小说，不是因为它写了魏富堂的功过是非，梳清了历史；而是因为它写了这些女



子，写了她们与魏富堂谜一样的关系。

谢静仪是魏富堂内心的秘密，是几位老人记忆中要最后保守的秘密。直指心灵秘密的小说，本质上是诗。虽然叶广苓写得像散文，悠悠淡淡地道来，在沉静平缓中展开，臧否讽喻都含蓄在字里行间。写得像悬疑故事。围绕着魏谢关系这个重要的悬疑，不同的记忆中又升起了更多的内容，冯明这个人物固然有概念符号之嫌，林岚这一人物还是血肉充盈光彩照人。她在广坪被黄鳍尾土匪武装杀害，英勇牺牲，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，但李树敏、刘芳和魏富堂、谢静仪又都有亲属关系。《青木川》悬疑探索的丰富性，还包括对于傥骆古道的考察，几位唐代的贵族女性于乱世罹难的真相，这又是从遥远的过去向现实靠拢的一首诗。我以为小说创新发展的意思并不是要把一条道走到极端处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综合的能力。《青木川》中的悬疑故事、文化考察、乡村写作和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，呈现出了一种诗性的综合。

探寻人心的秘密，人心和文化互为表里。魏富堂和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对谢静仪的尊重，也就是对文化的崇拜和尊重。他们要保持一种记忆，坚守一个形象，维护一种信念。这又表明《青木川》的写作不是仅指向某些具体有限的目标：历史人物、命运悲剧等等，而是要在一系列的冲突中赋予它一种深潜内心、不可磨灭的文化力量。“青木川”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和文化统一的巨大喻象，让我感动难忘。

【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、主任】

## 一言难尽《青木川》

叶广岑

长篇小说《青木川》出版了，前几日，我回到小说的发源地，青木川。

走之前得到消息，青木川的人已经把《青木川》读过了，他们特意从县上买了书。

遥远的路途，艰难的行程，汽车翻越秦岭，溯汉水源头而上，走走停停。岭上是风雪交加，岭下是山花烂漫，漫漫车程整整走了大半天，还说是“差得远”。我越走心里越忐忑，越走越沉闷，我知道，小说出版后，青木川是我必定要去的地方，我可以不在乎文学界的评论，但是我不能忽略这里，也不敢忽略这里，如同一个圆，从这里出发，无论绕多远，终将还得回来。对于《青木川》这部作品，这是必须经过的考试，是无法回避的面对，交上的卷子被批改下来，及格与否尚在未知……我不知《青木川》能否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认可，朴实的乡民能否将文学与历史分得清楚，

不知我对这里的过去和今天把握得是否准确？

与青木川的结缘是个偶然。二十多年前，我还是一名在工厂上班的业余作者，写了一个中篇小说《洞阳人物录》，其中涉及土匪话题，我不知陕西哪里有土匪，就在地图上游走，寻找陕西最偏僻最复杂的地方。走到了川陕甘交界处，这里有个小圆圈，标明叫“青木川”，在大山深处，属宁强县管辖。“青木川”，名字很有张力，我想，就是它了！用过后，心里对它总是惦念。二十年后在周至挂职，为了调查周至老县城的败落和当年周边的匪患情况，来到了青木川，来到了当年手指到达的地方。踏进青木川才知道这里有个叫魏辅唐的“土匪”，民团团总，杀过人，种过烟，娶过五位夫人，其中还有一对贡爷的姊妹花，姓赵。魏辅唐没上过学却崇尚文化，建过学校，修过廊桥，买过留声机装过电话，将车子拆成零件背进山重新组装，送穷孩子出去读书……镇子上的老农民们能跟我说英语，原来深山的学校在解放前竟然开办了英语、俄语。音乐课是秦腔、京剧和川剧。“魏老爷”是个没有文化却又被文化文化得一塌糊涂的人物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青木川的政治形势复杂，潜伏着国民党残留队伍，特务土匪沆瀣一气，广坪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土匪暴乱，为首者是李叔敏和他的妻子刘芳，他们在乡政府大开杀戒，残害革命干部……这是一块能产生文学的沃土，让人不能离去，这种感觉让我停留在了这里，反反复复，进进出出。七年。

魏辅唐在1952年作为土匪恶霸被人民政府镇压，在他修建的学校操场旁边，面对着生他养他的青木川镇，一声枪响，魂魄飞散……

一个一言难以说清的人物，一段一言难以说尽的历史，让我想到了很多。就写了，站在现代人的立场，用今天的眼光写了。

“白云千里万里，明月前溪后溪”，写得有点儿吃力，既要顾及文学性又不能荒腔走板，因为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还在现实中存在着。而艺术又是于真心的感动，让人有种欲罢不能的冲动……尽量用宁静的心态一一道出，让自己和读者共同体味到文化、历史，今天、未来。

近乡情更怯，我在不安中走进青木川，等候在镇政府门口的干部和青木川人笑着向我走来，人群中有魏辅唐当年的少校参谋主任，四川大学肄业的徐种德，青木川土改时代的文书魏元霖，他们远远地伸出了手，我紧张的心才多少有些放松。座谈会上，干部们说的多是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话，言谈有些虚空。谈及小说内容，83岁的徐种德说我对青木川的历史做了最公允的评价。

一块石头才落了地，还有点受宠若惊！

问及魏元霖的摩托，他的儿子到现在也没给他买，他来镇政府，照旧是骑车来的。大家哈哈一笑。

由衷地感谢青木川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素材，让我们对历史，对生命，对生活，对责任予以审视和思考。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：“艺术所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，而是长时间沉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，是使民众严肃思考问题而坐立不安”，我喜欢这句话。

像是一种巧合，也像是冥冥中的安排，我在青木川得到了《长篇小说选刊》准备选用《青木川》的决定，接电话就是站在青木川中学的操场边，坡下的油菜花开得正盛，山上山下明黄一片，蜜蜂嗡嗡地飞舞，太阳暖暖地照耀。这情景应了小说的开头“魏富堂是在1952年春天被人民政府枪毙的。枪毙他的时候油菜花正开，山里

山外明黄一片，蜜蜂嗡嗡地飞舞，太阳暖暖地照耀……”

一晃五十五年过去。五十五年，死者长已矣。

有记者问我书出版后，到青木川最想见的人是谁？

我说，魏辅唐。

目 录

第一章 — 001

第二章 — 051

第三章 — 101

第四章 — 143

第五章 — 201

第六章 — 253

第七章 — 309

第八章 — 375

第一章

魏富堂是在1952年春天被人民政府枪毙的。

枪毙他的时候油菜花正开，山里山外明黄一片，蜜蜂嗡嗡地飞舞，太阳暖暖地照耀。这样的季节是分田分地真忙的季节，是农民翻身解放的季节，是欢欣鼓舞的季节。

枪毙魏富堂的地点在青木川中学操场。青木川中学原先叫富堂中学，是魏富堂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，位于镇东高高的坡上，可以俯瞰整个青木川镇，作为公审会的会场和枪毙人的刑场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公审会的头天下午魏富堂由宁羌县押回青木川，没有回家，直接关在青木川北头的“斗南山庄”里。“斗南山庄”是一幢中式楼房，四川旱船式建筑格式，除了宽大的厅堂外，周围有一圈带木廊的房间，间量小而密，用来关押犯人极为合适。“斗南山庄”的屋后有园子，种着花草树木，还有五间精致厅堂，是供女人们居住的。魏富堂被押回来的时候，“斗南山庄”里的女人们已作鸟兽散，只一个叫黄花的丫头因即将临盆，无处投靠，在二楼的小间里等待生养。政府将犯人安置在“斗南山庄”，考虑是周全的。青木川镇是魏富堂的老巢，镇上他的爪牙甚多，旁支亲戚也多，明里暗里，说不清的盘根错节一时理不清楚，让人不能放心。“斗南山庄”不在镇中心，适当的距离可以减少许多麻



烦，也杀了魏富堂的威风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空晴朗明媚，青木川、广坪两镇的革命群众聚集中学操场，早早地等待着报仇雪恨、扬眉吐气时刻的到来。解放军将魏富堂从“斗南山庄”提出，步行一里路，过了风雨桥，押解到会场。先开诉苦会，控诉土匪恶霸罪行，然后公开审判，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魏富堂拉到操场边沿，面对着脚下青木川镇，毙了。

那天跟魏富堂同时被镇压的还有他的外甥李树敏。李树敏是十五里外的广坪人，常在舅舅家闲住，喜欢青木川的景致，就在镇北头盖了一座宅院，取了个奇怪的名字“斗南山庄”，请当地老秀才施喜儒写了匾额挂上。那匾是本色的香樟木，没有其他点缀，就显得很典雅质朴，不显山露水。乡下人对“斗南”多不理解，说“斗”不知是打斗的“斗”还是装粮食的“斗”，大家不叫它“斗南山庄”，只叫“花房子”。一提“花房子”都知道是魏富堂外甥在青木川的别院。李树敏将宅院取名“斗南山庄”，袭的是“北斗以南，一人而已”的典故，没有打斗的意思却有着狂傲不羁的心态，这是文人们常犯的毛病。李树敏是个追求风雅的人，面皮白净，穿长袍戴礼帽，无论穷人富人，见了谁都笑眯眯的。镇上的女人们见了李树敏，无端地会脸红，眼神会远远地随着他转，这是个山里难得的有学问的美男子。

据青木川老人们回忆，斗争会上虽然同时宣布了死刑命令，两人同时被押到操场边缘，但枪毙李树敏却比魏富堂晚了那么几分钟，这主要是因为李树敏的挣扎，使劲地把脑袋往起抬，还要让人给他把掉在地上的眼镜戴上，让押解他的军人费了些周折。